

百年
莫干

朱炜

心灵
氧吧

章铜旺

莫干山安庆头人王有芳

编织时光

周庆云《莫干山志》载：“山中工人安庆、东阳两处人占多数，台州客民次之。”并注：“大多居高路及花坑一带。”安庆，即安徽安庆。老辈相传，安庆人罗遵殿曾任清末湖州知府，巡至莫干山之阴原吴兴县福水村一带，见多荒山，回乡时鼓噪灾民来此开荒种黍。福水村阳山庵几十户皆太平天国后期安庆移民，随之繁衍后代。莫干山近代避暑热兴起，浙江东阳人不断涌入，从事泥木工匠，安庆人也多由乡人陆续带来讨生活，做起看房人、佣人。在这股建设大潮中，也有若干安庆工匠纷沓而至，其中不少人还成为山中“名匠”，如郑远记营造厂的郑远安、郑生孝父子，斯荣记营造厂的斯少怀、斯少卿兄弟，为周庆云长诗刻石的李进喜，戴金财包作的戴金财，等等。不得不提的是，这些安庆人中一位扮演着带头大哥的人物——王有芳。

黄膺白在日记中对王有芳的评价是：“王有芳保人却极负责，此人为安庆人中成功者。乃知无论何人成功必有特质，绝非偶然者也。”1928年冬，莫干山509号改造中不慎失火，论及房屋善后事宜，王有芳作为保人，愿以自己在山中产业作抵押。后黄膺白答应垫款购料，由王有芳再次作保重造。其间，王有芳几次陪黄膺白察看工程，跟踪进度，直至交房结账，取得甲乙双方满意。经此工事，王有芳与黄膺白交往甚笃。黄膺白居莫干山509号时，王有芳经常报告山上情形及条陈意见，参与避暑区建设。逢端午、中秋等传统佳节，王有芳还会略备节礼，偶尔还会在铁路饭店或菜根香饭店宴请黄膺白。《黄膺白日记》中记有王有芳两次送节礼，一次为鸡两只、鸡蛋糕一块，一次为美国橘子两打。据悉，莫干山509号新管房人江腾财，亦是安庆人，系王有芳远房亲戚，由王有芳介绍给黄膺白。江腾财后在抗战中兼任莫干小学校工，司铃。黄膺白对王有芳的为人是认可的，视之为莫干山的一个老朋友。从黄膺白在铁路饭店宴客，商议山中夏季卫生事宜，同座有铁路饭店经理张光纶、管理局局长俞则民、科长孙支夏、公安局局长张幼山，业主代表则有蒋抑后、王有芳，



莫干山法国业主赠王有芳之子新婚纪念章

王有芳在山中地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查《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年刊》收《莫干山中外人民置买山产一览表》中有“民国七年(1918)三月，王有芳购莫干山产田11亩、地4分2厘2毛、山30亩9分1厘2毛，属早期莫干山有产者。据《莫干山别墅录》，1922年6月，张廉麟曾向王有芳购临山坞坞界山地4亩。1929年《莫干山各号房屋业主姓名一览表》则有“莫干山110号，营盘路，王有芳”。莫干山110号王有芳宅，建于1929年，位于莫干山上横，是二层石木结构楼房，小瓦覆顶，室内为灰壁隔间。王有芳后转售予美籍华人黄光普。1936年，王有芳又在莫干山金家山建527号，1947年6月以时值国币1万元将该房及周边31亩6分4厘山地一并卖给三德堂瑞士籍史德诺、华人沈鸿胜、潘孝祥为业。

2023年11月30日，在《莫干山日记1927~1931》出版一个月后，我辗转联系到了王有芳的曾孙王荣安，得知其家中有一套《王氏宗谱》，由王有芳孙女婿丁昂昇续

修于2006年。阅谱，王有芳的名字赫然在，并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容。王有芳为太原王氏宗派槐荫堂后裔，有字辈诗：“道之希延圣，宗成景大光，先代开荣业，襁世毓贤良……”王有芳的父亲王光炳，字汝贤，例授登仕郎，生于1840年，歿于1910年，有三子。母亲叶氏，生于1839年，歿于1918年，老太太八旬寿诞时，戚邻赠以“德寿同辉”金匾以志其概。王有芳是先先辈，谱名先顺，字有芳，为长子，生于1865年，歿于1941年，恩赐五品顶戴，曾任旅浙安徽同乡会会长，有一子五女。妻陈氏，六十寿诞时，合族赠以“梁孟高风”匾；继室倪氏，七十寿诞时，合族赠以“古稀同庆”匾，葬庾村乌龙桥。

王有芳既为同乡翘楚，山中人称“王司务”。《黄膺白日记》中有“王有芳来谈山中取缔安庆失业人办法”“王有芳来诉山上用水及工人纠纷事”。沈亦云《亦云回忆》中有黄膺白在山上病重时，一日，这位老工头手捧清水一碗，走到509号，说是集若干人若干日供佛之水，请黄膺白煮开后喝下。黄膺白

感其至诚，当然病未见好转。但王有芳确是莫干山上的“水行家”，莫干山的水有何商业利益，此人可谓做到了极致。王有芳在山中的产业有上横冰厂及牛奶棚。冰，在莫干山曾主要用于食物保鲜、冷饮制作。秋冬时，王有芳利用山坞坞附近水塘蓄水利冰，取冰放入冰窖封存，入夏，冰的销售季节就来到了，供不应求。庾村车站通车后，王有芳在庾村车站对面开办了莫干山第一家汽车停留场，一间大停车场、四间小停车场，为旅客提供停车兼洗车服务。碍于当时莫干山上不通公路，汽车只能到达山下的庾村，加之沿途免不了沙土，需要冲洗，因此他的停车洗车生意很是不错，《莫干山指南》中有《莫干山王有芳汽车停留场停车规则附价目表》。无怪沈亦云会说“王有芳，是山上安庆工人中最年长最成功的一人”。

明安庆知府胡宗缙记：“安庆人物忠耿，不愧于古，怀宁易，桐城达，望江慈，潜山毅，太湖净，宿松直。大抵江北风气近厚，故其习高，多类中州。”“敢”，进取也；“易”，平和也。安庆人勇于进取而守忠恕之道，在王有芳的莫干山事业中体现如此明显，论何人成功必有特质，绝非偶然者也。

王有芳的后人多居留莫干山。王有芳之子王梦骐与胡氏在莫干山举行婚礼，莫干山281号业主、法国人石干白赠镌刻有“同心永爱”四字以及“有芳先生令郎梦骐世兄嘉礼石干白贺”字样的银质纪念牌。王梦骐曾任《王氏宗谱》续谱文总。王有芳之孙王开学于1925年出生，住莫干山63号。王开学妻汪发娣于1948年春上莫干山，一年后，莫干山解放了。解放军上山时，刚好从王有芳冰厂前经过，汪发娣为解放军送开水，解放军一行几十人在其家前院就地休息，开拔前一位指战员对她说：“老乡，谢谢了！解放了，后面生活会好起来的！”王荣安，是王开学、汪发娣夫妇的幼子，从小在莫干山上长大，成家后承包莫干山343号原松荫山庄做住店生意，见证了莫干山新一轮的成长。

我羡慕那些双手灵巧，善于编织的人，他们会用一些简单的材料，编织出心中所想的東西，这些东西或精致，或实用，总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派上一些用场。

离我家不远的村庄，有一位篾匠，姓孙，他是一位手巧的编织者。他能将一杆青竹剖成宽度、厚薄均匀的细篾片，那些篾片还被分成青篾片和黄篾片，他能用两种篾片编出有漂亮花纹的竹凉席。每年初夏，是他最忙的时候。

有一年，爷爷让他来家里编凉席，打竹床。我整天围着孙篾匠转，看着他剖篾、编席，看着他的手如何变戏法一样的编出席子。孙篾匠大概看出了我的眼馋，还抽空为我用篾片编了一只蚰蚰笼子。彼时，我也曾想过，长大了要是能和孙篾匠一样，会编漂亮的凉席和蚰蚰笼子就好了。

爷爷也是一位善于编织的人，他每年都要用稻草编草鞋。爷爷编草鞋的时候，会让我去帮忙，我是乐意去的。看到稻草在爷爷的手里慢慢变成一双鞋的样子，还是很有趣的。爷爷曾经为我编过一双小草鞋，这是件让我开心和自豪的事情，我穿着它在村里的小伙伴们面前炫耀过不止一回。惹得大龙回家缠着他爷爷也要一双草鞋，可惜大龙的爷爷不会编草鞋，大龙终究也没有穿上一双漂亮的小草鞋。

爷爷编好一截草绳，将草绳绑在摇把上，让我帮着绕草绳，爷爷一边添草，一边吩咐我快点，慢点，我和爷爷一起绕出来的草绳结实而有韧劲，编出的草鞋也耐穿。爷爷每年都要编十几双草鞋，挂在门前的屋檐下，从春穿到秋。

奶奶的编织是慢的，慢工出细活嘛。她用蒲草编蒲垫。奶奶编蒲垫不用人帮忙，她一个人坐在门前的老槐树下，把裤脚卷上来，拿一把草，蘸一点水，在腿上搓，像搓麻线一样，将蒲草搓成一股绳，然后一圈一圈地编，编上一

两天，才能编好一个大大的蒲垫。

夏天的树荫下，我们坐在奶奶编的蒲垫上，聊天、乘凉，听老人们讲古，一个夏天就有了满满的凉意。蒲草编的蒲垫柔软，坐在上面很舒服。有时候累了，我们把两个蒲垫放在一起，就躺在上面睡午觉。

我们也是贪玩的编织者。我们在村庄的里里外外疯玩，会就地取材，动手编一些小玩意儿当玩具。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伙伴，教我们用麦秸草，或是新抽出来的芭茅草的穗子，编小马、小车，芭茅草的穗子或是麦穗子被编成了马的尾巴，样子惟妙惟肖。

和朋友去院南的山里玩，在一户人家的庭院里，看见一个老人用藤条在编东西，那是一位安静的编织者。因为好奇，我们走进了院子。老人在编一个筐子，已经能看出筐子的形状了。老人的动作不紧不慢，藤条在他的手上听话一样地绕来绕去，灵活而又柔韧。而当我去拾起一根藤条，在手里扭了几扭时，却感觉韧劲有余，而柔软不足。看似容易的事情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。

老人看了看藤条在我手中略显笨拙的样子，微微地笑了。他没有说什么，继续低头编自己的筐子。在老人安静的身影里，我看到了一位默默的编织者，他把大山里的阳光、清风和漫漫的时光，都编进了那些藤条器具里，让山里的日子悠然而又温暖。

我想收藏一只藤条编的筐子，可是那只藤条编的筐子，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曾默默地注视过一段静静的编织者，看他编织一段时光的悠然，也许这已经足够了。

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位时光的编织者，都该在人生的每一段或阴或晴的时光里，用心地去编织属于自己的生活，也应该用心地去欣赏别人认真编织的时光，那不只是一床凉席、一双草鞋、一个蒲垫、一只藤筐。

随笔
小札

赵佳安

运河书局 阅读天堂

从前你来新市，我会邀你到西河口走走。“行遍江南路，小楼听细雨”，微风吹过的每一块青石板，都在诉说梦里水乡的最美模样。现在你来新市，我定邀你去运河书局逛逛。“水墨画疏窗，书卷最多情”，墨香拂过的每一本诗词歌赋，都在描摹古镇仙潭的理想国度。

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小镇里的运河书局在过去一年的四季更迭里，已然蜕变成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。夏阳初长的季节里开始昼长夜短，新市人傍晚在外的时间也被渐次拉长。以往大多是去西河口品茗闲聊消磨时光，或是到中心广场摇摆起舞燃烧脂肪，而现在运河书局则成了男女老幼温养身心的最佳去处。

“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佳”，是才女李清照笔下的闲适读书情怀。而小镇的读书情怀，从推开直街的那扇书局大门开始。古朴典雅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。竹林藤椅，石头置景是映人眼帘的第一印象。千年运河缓缓流过，与宋韵小院的流水潺潺一脉相承。一楼陈列着品质精良的图书，充满意趣的文创、匠心独具的砖画，氤氲着书香、茶香、咖

啡香的静谧读书环境，这些奇妙元素完美融合在此。喝茶，读书，听风，看雨，眼睛无法到达的远方，文字可以。

原来新市人如此爱书。每当我踩着木质楼梯踏上书局二楼，也着实为这份喜读书爱文字的情怀所动容。意气风发的阳光少年，沉浸在书海里揽星衔月逐日光，那些书籍里一定有他们成年后想要的未来和远方。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举着放大镜看书，在昏黄灯光下仔细拼凑每一块记忆，是回忆随风而起的自由过往。白天忙于工作的职场精英此刻也悄然褪去行色匆匆，随手拿起一本书读进心里，是平淡生活的浪漫微光。书页一翻，山川湖海就在眼前，无需远行，“阿勒泰”就在身边。

我想，读书无关功利禄、也无关成败得失。每一位踏进书局的人，不论天南海北，皆因爱读书有了共同的交汇点。在生活逐渐被手机和碎片信息充斥时，纸质书本的独特装帧和触感更有电子书无法代替的阅读体验。在诗画德清的美丽风景里，城市书房和农家书屋让阅读无处不在。几米之内，方圆之外，阅读便是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。

折叠的歌声

我不喜欢刷短视频。或许因为曾经看过一些，碰巧都是胡说八道，于是形成了偏见，怕看多了不知不觉拉低智商。然而短视频的影响力势不可挡，即便不看，还是会从别的渠道了解到最新热点。比如有个叫郭有才的小伙子，冷不丁靠直播唱歌火了，一下子挣了好多好多钱。

“挣了好多好多钱”着实刺激了我，忍不住要看看他唱了些什么？听了一曲翻唱的《诺言》，很有共鸣，因为我也艰难困苦过。我这样的听众数以亿计，所以他应该该火。然而假如真的挣了传说中那么多钱，似乎又不太合理，而且客观上会带偏一些小孩子，让他们做出错误的人生追求。

其实郭有才爆火并不是什么新生物，早在2010年，有一对比他窘困的草根歌手火了，那就是“旭日阳刚”。他俩打着赤膊，在不足10平米的破旧出租屋内，声嘶力竭地唱起了

《春天里》。相关视频网络点击量迅速破千万，两人还上了次年春晚。

和旭日阳刚出道的年月不同，如今的网民已经非常成熟了。不少媒体、自媒体蹭热度，赶赴菏泽南站。在对路人、出租车司机的采访中，大多数受访者预测郭有才也就能火一个月，顶多两三个月。就像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那个船夫，船划得快沉得也快。

郭有才演唱视频的下面，网友之间争论十分激烈。有些人认为他唱得实在不咋的，音准一点也不准。近些年选秀节目众多，评委们常常使用“音准”这个词。不少网友觉得很高大上，透着有深度，便常挂在嘴边。他们大多不知道“音准”是啥意思。从释义来看，音准是指歌唱和乐器演奏中所发的音高，能与一定律制的音高相符。具体想整明白，不上几节专门的音乐课，估计仍是云里雾里。

无论《春天里》，还是《诺言》，

原唱者音准都是没问题的，何以就没有唱红该曲呢？或许因为从歌词看，一首是小资情调的感慨，另一首是简单情歌。草根歌手的声嘶力竭，唱出了歌词以外的沧桑，让“劳苦大众”代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，唤起了血脉觉醒。

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，就已经能利用声音高低、气息强弱来表达喜悦、忧伤或愤怒。那时候没有什么“音准”，但原生态的歌唱足以具备极强的感染力，让同类感同身受。

我们单位不少五十几岁的同事，早年有在广东等地打工经历，他们在工作之余喜欢放一些90年代的老歌，差不多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。

“不会吧？当年街头巷尾都在放，这些歌火得很！”我和他们是同龄人，所以他们对我没听过十分诧异。我总结了一下，他们喜欢的那些歌都可以归入“土俗类”，歌词直